

## 同儕拒絕的力量

和Richard Fitzgibbons 醫生會談,  
作者: Thomas Gregory, C.S.W.

Richard Fitzgibbons醫生是賓州的Conshohocken城西面一個包羅萬有的輔導中心的精神心理學家，他從事這行業已經二十年是專門負責處理憤怒的情緒。

問：醫生，你何時首先知道美國同性戀研究及治療國家協會(NARTH)的存在？

答：大約二年前，經過約翰·哈維神父（**Father John Harvey**）的介紹。哈維神父是一個國際的天主教自助團體的導師，這團體的名稱是「勇氣」，它支持正在因受相同性別吸引而掙扎的男人。在這之前，我已經和哈維神父一同工作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們一同輔導有同性戀問題的神職人員。

問：你說過，在描述男性同性戀方面有四個互相影響的心理因素。它們是甚麼因素？

答：他們是弱的男性身份，這往往是在成長時受到創傷的結果；例如女人的不信任；自戀；和沈溺在性生活中。我視那些為主要的情況，可以引至男性同性戀。

許多其他的修繕治療師同意弱的男性身份會引至男性同性戀，但是我強調的和他們所同意的有一點不同。我歸因在因為他們沒有運動的因賜，在他們的少年時代被同儕男性加在他們身上的創傷，引至他們成為同性戀者。通常，在他們年幼的時候因為無法玩運動而最後被同儕隔離，拒絕，和嘲笑。

這強調不總是集中在被父親拒絕的觀念上。我輔導的男同性戀者之中有些人的父親是接受他們的。

舉例來說，我今天有一位新的病人，他是一位大學生，他和父親有非常好的關係，雖然不是太接近。但是他從不告訴他的父母自己被同儕嘲笑的情況。大多數的得到被同儕嘲笑的小孩，因為他們非常害怕困窘，所以不告訴他們的父母自己被同儕嘲笑。父母正在外面等候加入這會談時間，但是這個人甚至不會讓我提到他曾經經歷的嘲笑和隔絕，或提及他對異性戀男士的恐懼。

因為他有非常弱的男性身份，和非常大的憂傷，並且非常害怕被拒絕，這使這些人非常氣餒，和絕望，而且使他們非常容易有自我傷害的行為。好像這個年輕人對我說--因為我剛好問他有沒有無保護的性行為--他說，"是的，我有這樣的性行為，我不關心它會有甚麼影響。"

問：聽起來它幾乎像一個自殺的構思過程。

答：它肯定表達了他對生命是完全無希望的。他肯定有一種恐懼，認為自己永遠不會適應這個社會。到如今，同儕拒絕已經停止了；當這個年輕的男人到達了高中的時候，它就停止了。但是有八年相當重要的時間他被拒絕，因為他沒有眼睛-和-手的協調，不可以做運動，而且當他和女性相處時他感到最舒服。

問：在第一次會談期間父親是否說了很多話？

答：父親在會談將完的時候被邀請。兒子不容許我把他在孩童時期所受的傷害詳細地告訴他的父母。父親是一位醫生和像許多父親一樣-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在診症以外他還要在一間醫學院任教。而且他在晚上典型地沒有到九點鐘不回家，雖然他關心兒子，但是他僅僅不是。。。他非常遙遠。

問：父母如何對他們的兒子正在尋求治療作出反應？

答：他們很快樂，但是和許多父母一樣，他們非常害怕他們的兒子會獲得愛滋病。而且由於這個年輕的男人，有非常強烈的可能性會患上愛滋病：因為他有非常強烈的痛苦情緒使他使用藥物和酗酒，和有雜亂的及無保護的性行為。這一個男孩子是十九歲，他知道所有關於愛滋病的事，他知道如何可以傳染愛滋。。。但是正如他說，他不關心。

在這些孩子的心上有一種絕望的感覺使他們重重的壓在下面，這不是反同性戀的文化壓力—但是，因為他們在少年時代受到這樣的對待，而現在，他們在同性戀的圈子內又受到這樣的對待。雖然他確實感覺來自其他的同性戀者有認同感，但是，他們對待他的方法和他在孩童時期的異性戀朋友對待他的方法是一樣的。

因此除了一份絕望的感覺外他還自然地有許多忿怒。我認為大部份的忿怒來自同性戀的性行為，如把拳頭放進別人的直腸之內以得到性滿足和性虐待狂或性被虐待狂，因為在情緒上；在孩童時期這些男人已經被其他男孩所侵犯。

我在同儕拒絕的領域中做許多工作，幫助病人了解那經驗對於他們的男性身份做成何等深的傷害。我們一同解決它，幫助他們解決內心對那出賣他們的同儕所有的忿怒。我們使用一個寬恕的程序然後，藉著像這樣的一個人或者其他的人，我們有時會使用靈性上的沉思方法讓他們反思，「好的，這些同儕傷害了我。。。但是有其他人是愛我的。」

至於這位病人，我對他說：「你能否告訴我你所有良好的男性品質嗎？」他是一個非常敏銳又聰明的男人。但是他說：「不，我不能；我不能告訴你我有何良好的男性品質。」

問：這的確是很憂愁的事。

答：他是一個非常動人的年輕男人。這使人它非常憂愁。他在去天主教的學校接受所有的教育。因此我說：「你有任何的感覺，有一個天主曾經給你一些禮物嗎？」他只聳了他的肩。我說，「嗯，你知道，如果你可以記得這些禮物，那可以幫助你。如果你有這樣的感覺，認為「我有一些男性的天賦是創造主給我的禮物。」那會幫助你。

對於一個好像他一般的人，我會—如果他及時變成開放—我會向他介紹透過寬恕解決忿怒的治療程序，然後使用靈性上的默想幫助他。

人們可能說：「那默想的基礎是甚麼？你有沒有反應過度，把靈性帶入情緒混亂的治療中是否正確？」我引用哈佛醫學院的醫生Herbert Benson的意見。Benson已經在默想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無論病人有甚麼信仰，他要求病人一天兩次默想他們的信仰，而且在身體的治療方面他已經有令人注目的成功。因此，我鼓勵我的病人也嘗試一天兩次默想。

現在治療程序一個部份可能是這個人在自己的內心發現可能對神有憤怒的情緒。為甚麼祂沒有給我運動競賽的天賦？我為甚麼必須是不同的？有時他們必須解決他們對神的忿怒。但是在我的經驗方面，那可能是一個程序探究，真的可以加強男性的身份，而且給人一種被愛的感覺，明白即使在他感覺到非常害怕的時候，在他覺得沒有愛的時候，神是愛他的。

問：我想，了解神是愛他的可能為他填補了很大的空虛。

答：正是這樣。

問：男性上帝的愛也對為這一個問題掙扎的女人有好處—例如對於女同性戀者。

答：是的。在我的經驗方面，女同性戀最普通的因素是對男性的不信任或有一個憤怒的或酗酒或虐待子女的父親，或曾經和另一個重要的男性有親密的關係而受到傷害。

我對你提到的學院學生—他的爸爸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在情緒上和他的兒子有距離。真的不能溝通，無法多和他的兒子說話。一個非常成功的專業人士，但是在父親的角色中他是非常失敗。事實上，我今天告訴這個年輕的人—我為一些較年輕的男孩輔導時，如同在南卡羅萊那州大學做的喬治，Rekers博士一樣，使用不同的方法—但是當我見到一個年輕的男孩沒有運動的能力時，我試著使他的父親多些參與他的生活，嘗試使他願意對孩子有更多的付出和肯定。父親能使他的孩子成長，並且認為自己有特別的男性品質—一些在運動的能力之外的品質。一位關心和投入的父親能夠幫助男孩否定甚其他男孩對他的負面影響力。

而且有時，讓男孩轉到另一所比較少強調運動的學校是有幫助的。

問：我們已經講過為甚麼今天有這麼多的女人會有同性戀和對女士有感情，因為有太多的男人太自我陶醉而無法在情緒上與他們保持良好關係。

答：是的。我認為女性同性戀增加的第三個主要因素，只是因為他們太寂寞——當一個女人正在等候適當的男人，而她無法發現他的時候。她正在處理許多確實不成熟的男人，或軟弱的，或只是想利用女人。而女人如此孤單的等候那親密的友誼，結果她們只有退而求其次，好像是預設一樣，她們「退卻到」同性戀的圈子。但是我認為自我陶醉在男性的同性戀中確實扮演一個角色。。。根據特別嚴重的亂交。。。傷害人的身體而且以他們作為玩物。

答：是的。我看過了一些同性戀的文學和一些男同性戀者的色情刊物，對於它們強調只有身體的接觸才是重要的實在感到非常驚訝。

答：是的。我認為許多男性同性戀者有非常弱的男性身份，他們希望把他人的男性身份融入自己身上。許多男同性戀者渴望有另一個男人的身體，因為他們完全拒絕接受自己的身體。這是因為他們之中有許多在早年被其他男孩拒絕，有時甚至是被他們的父親拒絕。

問：你如何繼續治療？

答：我的工作略微相似為酗酒的人治療的工作。在我可以介紹病人用嗜酒者互誠協會所推行的靈性上的十二個步驟之前，酒精中毒的治療沒有非常好的恢復率。

問：這不是太好？

答：對。但當嗜酒者互誠協會轉向較高的能力和引入靈性和神的幫助時，治療的時候，恢復率飆漲。而且我發現相同的事。當你能引進靈性上的成份時，有一個顯著的成功率。我輔導的病人當中有大部份，當他們堅持，而且他們真的努力以赴時，不屈服於自我陶醉。情緒的痛苦，男性的不安全，女人的不信任，對男人的不信任，減少了許多，而且如果那些情緒上的痛苦被治癒，同性戀的吸引減少，最後可能被熄滅。

問：我認為靈性上的元素是很棒的能量資源。

答：它真的是。它能餵空虛。我喜歡我今天接見的這個年輕男人。。。我不知道用甚麼來填滿同儕認同的那份空虛，或者父愛，或母愛所造成的那份空虛。可以用甚麼去填補呢？

空虛是推動大多數的猖獗亂交的因素，也是使人無法對任何關係有承諾的理由。少於百分之十的同性戀能維持持續三年的關係。那些已經持續多於三年的，通常已經有亂交的關係。他們接受很多的性夥伴。

問：這實在一點也不是負責任的關係。

答：不，因此這也不是一個可以收養孩子的關係。

問：你的工作有遇到別人的反對嗎？

答：是的，我已經收到一些批評，我確定是這樣。

問：來自其他的專業人士？或從同性戀的團體？

答：真的不是從同性戀的團體。是從打著同性戀者的父母旗號的團體成員——（同性戀者的父母和朋友組成的團體），我已經在那裡得到一些批評，也有來自已經被洗腦，認為同性戀的議題基本上只是一個市民-權利議題的神職人員。

問：他們把市民-權利議題和情緒的健康議題混淆了。

答：是的，完全是這樣。

問：我認為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故意這樣做。我想美國民眾一般也對這問題地非常困惑。

答：是的。在羅馬天主教裡面有非常強烈的運動，要在性道德的領域中漸漸破壞教會的道德倫理教導。特別是關於同性戀的教導。這一個團體是由「新方法事工」和 **Bob Nugent** 神父領導的。一些主教歡迎他進入他們的教區為他們的神職人員舉辦研討會，而且他真的嘗試漸漸破壞——以難以捉摸的方式——教會的教導。

但是我覺得特別對許多較年輕的男人來說，同性戀的生活方式真的是一個利用和虐待他們的生活方式。在哪裡沒有穩定的承諾而且有很高的少年亡的風險，和獲得重病的風險。

問：傳媒有巨大的影響力，但是有很多同性戀積極份子在傳媒的圈子內，因此很難在電視或報紙中把這訊息傳開去。

答：是的。我們剛剛在喬治城有三天的會議。是美國公眾哲學學會贊助的，主題是同性戀。有三十五位眾所週知的講者，而且會場只有站立的位置，但是我們幾乎沒有新聞報導。

問：哪是令人驚異的。

答：是的。無論發生甚麼事幾乎沒有新聞報導。**C**-指距顯然是要報導它，但是他們 打退堂鼓--我相信他們是受到了同性戀的團體加壓。因此要把真相報導出來是 有很大的掙扎才可以成功。因為我們真的必須保護這些年輕者，所以我們必須 努力以赴。

我們正在嘗試在美國警告這些公立學校的校董會，當他們推動同性戀的生活方式是和異性戀的生活方式同樣正常的時候，他們的性教育計畫正在積極地讓小孩進入同性戀支持團體當中。在這個過程，他們是使青少年失去對這生活方式中亂交程度的認識，和了解這生活方式使他們獲得性病和愛滋病的可能性，剝奪青少年的明智同意權。依照「性的生態學」(**Sexual Ecology**)這本書的記載，生活在同性戀方式的人有百份之五十在他們五十歲時可能染上愛滋病。而且大約百份之四十的同性戀者是接受沒有保護的性行為，他們獲得愛滋病的機會是非常，非常高的。

同時，在愛滋病覺察計畫，或在他們加在學校之內的新課程中，他們不會教導同性戀關係缺乏安定性的問題。。。他們不針對同性戀生活方式的真相去教導小孩子。

因此我們認為，應該警告校董會如果他們不說整個事實，而這些小孩獲得愛滋病，他們應該負上法律的責任。如果一個有兒子得到了愛滋病的父母，決定控告校董會，鼓勵他們的兒子在未到足夠年齡去判決他到底去甚麼地方以前，去同性戀團體的服務中心，將不會是一件使我吃驚的事。在一些學校區域中，愛滋病教育計畫實際上可能變成招募同性戀的計劃。

多年以前在紐約市因為同性戀的課程發生了一次大的鬥爭，結果這課程被擊敗了。而且我很驕傲地說在我的區域中有好幾個人參與這件事--我的特別區域是 在**Queens**—它是這場鬥爭的中心，而我們是勝利了。因此它是非常好的事。

問：你過去曾經提及在同性戀關係中缺乏不同性別的互補不足的問題，二人的興趣也因此而降低。。。驅使同性戀者從一個關係進入另一個關係，使他們保持自己是仍然活著的感覺。

答：是的。**Kirk**和**Madsen**，兩位男同性戀者在一九九零年寫了一本書，「在舞會之後」(**After the Ball**)，在書中，他們就說了那樣的話：同性戀的性行為 的無聊是「固有的」因為沒有異性的互補不足。

問：這是他們的陳述？

答：是的。我已經把那一本的這部分給我診治的一些病人。

答：但這是一本捍衛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書？

答：是的。它不只捍衛這生活方式，在九十年代它是展開市民權利議程的關鍵書。他們說同性戀者一定要跟異性戀者強調異性戀的人和同性戀之間沒有甚麼不同。

一本比較近代的書——「性的生態學」是Gabriel Rotello 的著作——清楚地描述在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中的毀滅性。它是一本十分重要的書，作者是一位對真相有真正的熱心的男同性戀者。如 Rotello 所說，愛滋病的傳播主要的問題，是集體肛交的結果。自從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性革命以後這是新的現象，而且他是說，「你不能這樣做——你必須負責任。」愛滋病傳播的主要關鍵因素是每年性夥伴的數字。雖然愛滋病醒覺強調用保險套，但是，它通常不教導人對亂交有抑制。

而且一個同性戀的生活方式對大部份的同性戀者是一種性行為的沈溺。他們專注於強迫的性行為，而且他們顯示對關於他們性行為的危機傾向否認。它是一個極深的沈溺。其中有一種很深的不快樂。他們試著得到持續的性高潮以補償他們的不快樂。這實在是很可惜的事。

問：你提到許多對性別敵意的元素是在性行為中表達出來，例如把拳頭放在別人的直腸內以得到性滿足。

答：是的。正如我說，因為他們在運動方面不出色，所以許多男性的同性戀者早期已經被他們的同儕嘲笑了，或許被他們的父親拒絕了。許多這些男人的內心對於曾經傷害他們的人，埋葬了很深的憤怒，而且我相信許多憤怒在性虐待與被虐待中和其他的性行為中表達出來。尤其透過這拳頭技術：在某人的直腸上面推擠你的拳頭。我的意思是：那是一個特別暴力的行為。而且在許多其他性虐待或者被虐待的行為方面，我認為他們錯誤地投射了他們的憤怒，因為使他們憤怒的對象是那些曾經傷害他們的人。他們也藉著專注於不安全的性行為，以消極-侵襲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憤怒。他們不關心。「讓別人，除我之外，變成愛滋病的受害者。」

問：最初，你如何接近你的病人——由於你的目標是要將幫助他們改變他們的性取向，這會有困難嗎？

答：問得很好，特別如果他是一個年輕的人，我會談論染上愛滋病的可能性。那是父母要求他們的孩子來見我以得到一個不同意見的主要理由。

答：現在，這些兒童大部分已經被文化規劃同化，認為同性戀是遺傳基因所做成的。而且我們知道沒有辦法證明同性戀是因基因或者腦部有一種不同的結構而成的。一篇優良的文章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在科學美國這本刊物中出版，描述了

我做的，是幫助他們反思自己的情況，看看他們是否有任何的情緒痛苦—情況往往就是如此，對於男性最重要的幾乎總是因為男性的拒絕而深受傷害—除了在一些稀有的情形才會是因為對女性不信任而引起的。同時我們因此談論不同的選擇。一是在進入同性戀的生活方式，大約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會因這種生活方式染上愛滋病毒，而這個機會是終身的；也有獲得其他的疾病風險，和一生也沒有一個穩定和有承諾關係。

我不會特別和他們談及改變生活方式。我幫助他們了解情緒的痛苦推動了許多強迫性和自毀性的行為，也會使人接受虐待別人或被虐待的生活方式。

然後，他們必須作決定：「我要做什麼？我是否要讓這一個精神病醫生幫助我處理這種情緒上的痛苦？或是我要去繼續一個同性戀的生活方式中生活？」

愛滋病的恐懼是刺激了許多年輕的男人再評估他們的生活方式，而且我想 **Gabriel Rotello** 的「性生態學」是使人震驚的。。。他描述同性戀者集結了一群青少年來到他們的團隊中，接受同性戀的生活方式，卻被非常不負責任的性行為所宰割。他正在呼籲同性戀者要負責任。

但是他無法了解的是它是性沈溺，它是自我陶醉，而且是由於感情上的矛盾驅使他們有自毀行為。除非你承認你有主要的情緒衝突，否則你不能克服性沈溺。

**Rotello** 似乎認為你能作出一個決定，例如：「只要你說不。」但是實際上不是如此簡單的事。

問：不，它的確不是這樣簡單。要改變他們必須要連根也拔起。

答：好像我今天會見的這個年輕男人—他每天都覺得他的男子氣概是極軟弱。他需要男性的性固定來得到一個短暫的高潮，得到一個短暫的自信感覺，這感覺不曾持續。但是如果他可以處理那些傷害他的男士和寬恕他們，並且深深反思一下—「等一下，是神給我男性的禮物—我的男性禮物是從神而來的，不是從同儕而來的」—很好—真的能理解這一點可以顯著地加強他男性的身份，而且最後熄滅對這強迫性的同性戀的行為的需要。

問：你提到了你也有一些外國病人。

答：我曾用電話為一些海外的病人輔導。他們其中一些住在南美洲和英格蘭，因為他們在運動方面有欠缺，無法和同儕建立良好的關係。

**Andrew Sullivan**是一位自稱是天主教徒的作者，在他的書「實際正常」(**Virtually Normal**)中—他要求教會對同性戀婚姻要開放—他說：「請看，一對使用避孕劑，(一對不願有孩子的夫婦)和同性戀關係的夫婦之間是沒有不同的，因此為甚麼教會不認同同性戀的夫婦？」這是一個有趣的爭論。

但是在他書中的第一章，他痛苦地說大約在他十歲的時候同儕如何拒絕他。有一個女孩子對他說「你真是一個男孩子還是你內心是一個女孩子？因為你不踢足球？」因此，是的，許多不能在西班牙或者英格蘭或者布宜諾斯艾利斯踢足球的人，不幸地會因為不能踢足球，被認為是一個沒有男子氣概的人。我們需要在這個運動發狂的世界中做一些關於運動文化的事。但是，是的，對許多人來說這是非常大的創傷，尤其如果你生在這些有運動至上文化的國家，卻沒有那種運動能力的話。

但是好像我今天接見的人，如果他能告訴他的父親，也許他的父親就會幫他解決，讓他可以在游泳或者賽跑或者一些其他的運動中選一項他可以做得好的運動。但是自己保持了孤立而且獨自在沈默中受苦。

問：精神療法再加上靈性治療這組合--我認為這方法在最近幾年內已經變得非常受歡迎。我今天打電話給一個有一位沈溺在同性戀許多年男性朋友的女人，她告訴我她感到驚訝因為聽到他正在一個屬靈的團體接受精神治療。這個組織的名字好像是同性戀匿名會。。。

答：是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團體。

問：它在紐約，而且我猜測它是全國性的。

答：是的，它是國際性的。

問：因為他曾經在這種生活方式中有很長的一段時間，現在他接受精神療法和靈性上的輔導，所以她感到非常驚訝。他對她說「似乎在我的生活中我是有所欠缺的。」

答：這就是空虛。

問：是的。

答：可怕的空虛。

問：是的。一個巨大的空虛。

答：是的。。。對許多人來說，這的確有一個真正的空虛。許多男人感覺它。而且許多從不是同性戀的男人同樣地也沒有一個他們想要的父親，在父愛上也有所欠缺，因此也經歷各種不同類型的衝突。它未必由性行為顯示出來。但是對某些人，性是表達的方法。我所輔導的人當中有一些男性，因為他們覺得不充份，而且需要常常有某一個分數，可以說是藉著和他們交往的女人提升他們的男性身份，所以他們是亂交的異性戀者。那也是很常見的。

我們從今天的年輕人身上看到的忿怒程度實在使人驚慌--在男孩和女孩當中也是一樣。我想大部份是由於沒有父親的家庭增加了。今天有許多小孩生活在夾縫之中，因為他們離婚的父母或日漸疏遠的父親和母親有持續的衝突--這些小孩真的是「在父母之間生活的孤兒。」許多小孩，都很生氣而且正在找尋一個待罪羔羊去發洩他們的憤怒，這並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因為他們沒有在家得到它，所以當無父的男孩長大的時候，會非常渴望男性的擁抱。同性戀熱線收到許多男人的電話，渴望有另一個男人擁抱他們。他們其中有一些是已婚的，而且他們不都是同性戀者。我認為我們會見到更多的年輕人，希望經驗到同性戀的滋味，他們可能是同性戀者也可能是異性戀者，仍然在找尋在成長時期沒有得到的父愛。

**問：你如何幫助你的病人處理忿怒？**

答：放下你的忿怒是鑰匙。首先，他們必須了解忿怒的起因。通常是因為沒有同儕認同和同儕的愛所做成的。然後他們有三個選擇：他們能否認他們的忿怒；表達它；或原諒那傷害他們的人。我跟他們解釋，如果他們抓緊這忿怒，他們將讓那傷害他們的人在他們的餘生繼續控制他們。

寬大的關鍵在於了解—了解為甚應這些小孩傷害他們。顯然地，這些小孩也有一個覺得自己不足的感覺，他們自己也正在處理它。

我也鼓勵身體的活動，好像慢跑和游泳，提高病人的安寧感覺，和我鼓勵健康的和性無關的男性關係。這種關係幫助他們加強他們的男子氣，而且識別他們已經持有的積極的男性素質，往往他們對這些是完全沒有認識。

在行醫二十年中，我已經見到有相當數量的男士解決這些舊的同儕衝突，同儕不適當的感覺和同儕關係的悲哀，然後真正轉移至解決他們的同性戀問題。